

望山

冯仰芝

我游历过许多大山名川，它们或雄伟挺拔，或钟灵毓秀，或有凄美的神话传说，或有动人的历史故事，但我最难忘的还是家乡的一座小山丘。

我出生在苏北一个偏僻的乡村。那时的农村交通十分不便，对我们这样的孩童来说，活动范围就是村庄田野、池塘沟渠，一眼望不到边的原野是我儿时天堂般的存在。我们在田野里打闹嬉戏、追逐奔跑，给童年带来无限的乐趣和无尽的遐想。

有件事一直是我和小伙伴的遗憾，我们都从来没见过山，好奇心常常驱使我们想知道大山的模样。“山是由许多大石头堆积成的”“山上有茂密的树林”“树林里有顽皮的猴子和会唱歌的小鸟”……小伙伴们发挥着自己丰富的想象，有时还会争得面红耳赤甚至口角相向。山在我们懵懂的心里，一直是奇幻而美丽的神秘存在，能看到山的样子成了我们儿时的渴望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那是一个夏天的黄昏。晚饭后，父亲让我去看看隔壁的毛孩、二蛋吃过饭了吗，要带我们去看山。看山？我既兴奋又迷惑，过一会儿天就黑了，我们这儿没有山，到哪里去看山呀？带着疑惑，我一溜小跑来到毛孩家。毛孩正端着碗，津津有味地享受晚餐，我大声喊：“快把碗放下，俺爷（我老家把父亲叫爷）要带我们去看山呢。”毛孩一听要去看山，惊喜地叫了起来，把碗往桌子上一丢，拔腿就和我跑了。他娘在屋内喊道：“这天都猫爪脸了（意思天快黑了），上哪看山呀？净哄小孩！”我们顾不了这么多，一起到二蛋家，拉着他的手就跑。

父亲带着我们三人大步流星地走出村口，往北来到了小河边。爬上河堰的高处，父亲指着西边的天际说：“往远看，山就在天的那一边。”顺着父亲手指的方向，我们踮起脚尖，伸长脖子，手搭在眉毛上，眯着眼极力地向远方望去。河的对面是一望无际的庄稼地，在田野的天空尽头仿佛有段高低起伏、朦朦胧

胧的曲线，因为太遥远，我们实在看不清山的样子。

“那是云霞吧？”我轻声地问。“那是艾山，离我们这有20多里地，山上长满艾草，所以叫艾山。艾山的南边还有城山，因为比艾山矮被遮挡了，所以在这儿只能看到艾山。”父亲看我们兴致很高，就继续讲，“传说很久以前我们这一带闹瘟疫，许多人皮肤上长满脓疮，奇痒无比，老百姓深受折磨。有一天王母娘娘从天上经过，听到百姓的哀嚎声，就抓了一把艾草籽撒在山上，从此山上就长满了艾草。艾草是一种药材，能治病，百姓有了艾草，很快就控制住了瘟疫。后来，百姓为纪念王母娘娘的恩情，就把那座山称作艾山。艾草的艾与爱心的爱同音，所以艾山也是一座有情有义的山……”

在那个夏日的黄昏，金色霞光下影影绰绰的山轮廓、父亲讲的传说，这便是我对山最初的印象，它遥远又神秘，还带着亲切与温情。

后来，我上学读书，离家越来越远。中学假期的一天，我又走到儿时的河堰边，却发现高大的房舍、茂盛的树木阻碍了视线，艾山的轮廓消逝了。儿时那个夏日黄昏望山的记忆却越发清晰，成为伴我成长的一段甜蜜往事。

真切地感受山的气息、触摸山的肌理，是在我大学一年级的国庆假期，我们几位从没见过的同学相约去灵岩山游玩。当公交车停在山脚下，看山的愿望即将变为现实，我们都激动兴奋不已，尖叫着冲下车。灵岩山上怪石嶙峋，山坡松盛竹茂，山上古刹庄严肃穆。当年吴王和西施就曾住过的馆娃宫，留下许多美丽的传说，给这座山增添了许多灵动和遐想，彻底满足了我对山的好奇和童年那个遥远的想象。

晚上回到宿舍，收到父亲的来信。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了，脸也不由得烧起来。我在县城上学时，和班集体一起吃食堂，那时粮食还实行计划供应，食堂的饭菜总是不够吃。父亲时不时会骑自行车往返

近百里，来学校送点煎饼、咸菜。

那时，我既盼着父亲来，又害怕父亲来。父亲穿着布鞋、蓝衫，一身的庄稼人气息，和班里大多数同学家长相比，太土气了。每次父亲来，我总是牵拉着脑袋，不敢和他直视。父亲好像猜透了我的心思，总是匆匆放下食物，轻声地说：“这些你先吃着，下次我再给你送新的。”说完就急匆匆离去，像是有意在躲避什么。那时，我渴望看到真实的山，却嫌弃着“山”一样淳朴深厚的父亲。

我蹑手蹑脚走到走廊的角落里悄悄打开信，父亲说收到我的来信知道我平安到达学校，悬着的心才放下来……读着父亲的回信，他送我上学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。

开学时也是外出务工的旺季，县城的车次少，月台上乘车的人群像风吹赶的乌云一样，忽地拥向车厢前，忽地又挤向车厢后。父亲担心行李重我拿不动，坚持把我送上火车。他肩上扛着大包，手里抓着被子，随着人流不由自主地挪动。在车厢安放好行李，他忽然从手腕上取下了近十年的钟山表，用他那被行李勒出深深印痕的大手把表链撑起一个圆圈，不容分说套到我手腕上，上面还带着父亲的体温。“这块表你戴着吧！你上学需要看时间。”父亲喘着粗气断断续续地说，然后在人流中佝偻着身体，吃力地挤下车厢。我看见月台上父亲的身影渐渐变远，一股暖流从心底温润全身，眼睛一下子湿润起来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懂了，父亲就是我的山啊！他一直在那里，沉默、稳固，给我最坚实的依靠，而我却始终没望见他真实的样子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我登过巍峨的泰山，游过奇绝的黄山，攀过险峻的华山……但在我心中，没有一座山能取代家乡那道地平线上朦胧的曲线，更没有任何雄伟能比得过父亲佝偻着身躯的背影——这才是我生命中矗立的大山啊！

缝补年关的父亲

熊燕

父亲突然打电话来，问我和弟弟妹妹三家每个人的衣服尺码。我一时茫然：“问这个做什么？”父亲说：“快过年了，想给你们每人买件羽绒服。我记得你妈以前把尺码记在小本子上的，可我找不到了。”

我鼻子一酸，想起了有母亲的年关。

我家是典型的“男主外，女主内”。父亲挣钱养家，母亲打理一家五口的所有琐碎。而年关，永远是母亲最忙碌也最温暖的舞台。

“穿新衣，过新年。”无论多拮据，母亲总有办法让我们焕然一新。大人的旧毛衣改成孩子的围巾、帽子，旧袖子改手套，卖了自己的长发换布，掏出旧棉衣里的棉花弹松，又是一件新棉袄。孤灯下，母亲纳鞋底、做棉鞋的影子，成了岁月里最温柔的剪影。

杀了年猪，请亲友喝完热腾腾的“心肺汤”，母亲便开始腌腊肉；听说谁家清鱼塘，母亲又赶去买几条大鱼，熏成腊鱼。接着是打糍粑、酿甜酒、做扣肉、磨豆腐、炸丸子……将芝麻小黄豆炒香，把生姜切成细丝腌制晒干。正月里客人来了，都喜欢喝母亲泡的“芝麻生姜豆子茶”。

母亲忙这些时，脸上总带着从容的笑意。那种忙碌带来的踏实与期盼，让我觉得，世上最幸福的事就是“过年”。

如今母亲走了，一切仿佛戛然而止。从来不过问家务、连水电费在哪儿交都不知道的父亲，开始一点一点笨拙地拾起这些事。日子常被他过得手忙脚乱，甚至因此病过几场。可他依然努力回想：从前每个节日，家里是什么样子；母亲在时，家是什么温度。他想到自己那双生疏的手，替我们接住那份失落的温暖。

父亲说：“你们妈妈走了，我还在。只要我在，这个家就不会散。”

是的，父母在，家便有重心。哪怕父亲只是静静坐着，这个家依然是个圆。若有一天父母都不在了，孩子们便会在不知不觉中，渐渐将亲情走成亲戚家，就真的散了。

父亲向我问衣服的尺码。那串数字，又何尝不是一个家的密码。这密码，是母亲曾一笔一笔记下的牵挂，是父亲如今颤巍巍想重新握住的纽带。这尺码里，藏着一去不返的时光，也藏着父亲未曾说出口的心声：“我会像你们母亲一样，继续爱你们。”



AI制图

白发悄悄爬上头

叶炎

小寒时节，天寒地冻。好几天没洗头了，头皮微微发痒，趁着午间暖阳正好，便在家里洗了一次头。

几盆热水，少许洗发露，搓揉、冲洗、吹干，不过片刻工夫，省事、省钱、省心。对着镜子，我忽然发现那一头曾引以为傲的乌发间，竟已掺杂了不少白发。

母亲今年已90多岁，前些年仍是一头乌黑，直到近两年才渐渐转为花白。感谢母亲，她老人家的优良基因，让我在“奔七”的路上才添了少许的白发。

说起白发，缘由各有不同。有种“白”叫“少年白”，多半与遗传有关。我有一位朋友，30多岁便已两鬓如霜，乘公交时常常有人主动给他让座。20多年来，他一直靠着染发遮掩，如今退休了，他说：“不染了，挺麻烦，顺其自然吧。”

有种“白”，是旧时的“贫苦白”，饥无可食，营养不良，就像样板戏里的“白毛女”。那样的“白”，如今已销声匿迹了。

还有一种“白”，是忧伤之后的“焦虑白”。有些人遇到一些麻烦事、伤心事烦恼不已，难以自拔；有极个别的人则真是遇到大灾大难，彻夜难眠，甚至“一夜愁白了头”。

更多的“白”，终究是“老年白”。这是生理现象，也是自然规律，上至王侯将相，下至贩夫走卒，谁也无法抗拒。我大概就属于这一类白，并且白得有点漫不经心，所以心里倒也坦然。

既然是生命法则，既然人人头发都会白，不如放平心态，从容相待。白发是岁月的馈赠，是人生的勋章，就让它自在白，飘逸地白，白成夕阳里一道浅淡而明亮的风景。